

多情名姬董小宛

张德义 刘培林 著

花城出版社

多情名姬董小宛

花城出版社

下

张德义 刘培林 著

粤新登字 05 号

多情名姬董小宛（上下册）

张德义 刘培林 著

*

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

（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）

新华书店经销

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24.5 印张 1 插页 530,000 字

1995 年 10 月第 1 版 199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—5360—2099—6

I·1804 上下册定价：28.80 元

第十八章

董小宛如皋投冒府 苏元芳水绘迎闺友

话说中军丁忠押着觉尘、牛二等人准备回见杨将军缴令。行至中途，对面灯笼火把通明，火光下杨将军乘马在前，后面将士多人簇拥而来。丁忠忙下马叩见杨将军禀明一切。杨将军一摆手，便下马与钱牧斋相见。钱牧斋忙下马向杨昆道了乏，问道：“那边事体如何？”杨昆笑道：“幸不辱命，遂并马而行将前事相告。”

原来霍和自从在塔院外边，被放走以后，就没命地奔回霍家。一进门便慌慌张张将塔院外四个人被擒，自己趁机逃走的事，告诉了霍华。他把被人放走的一节瞒过去了。霍华一听，吓得目瞪口呆。景尚天在旁，忙道：“大爷事情不妙了，必定有人走漏了风声。牛二被擒以后，若供出是大爷指使的，大爷怎么得走开。光棍不吃眼前亏，不如三十六着，走为上着，赶紧逃走暂避风头，等过了些时候，看官府怎样再说。”霍华到了这时哪里还有主意，便依了景尚天的话，打点盘川，叫霍和跟着，与景尚天一共三个人，仓皇从后门逃走。谁知刚出了后门，没几步远，就被埋伏着的军将，将他们三个人通同拿住。霍华大惊，忙道：“我并未犯法，拿我何为？”军将们哪容他多说，便道：“你犯法不犯法，我们不知，

且去见了杨将军再说。”便押着他们送往辕门。杨昆见霍华拿到，便叫暂且押下。

一时间去虎丘的人，飞骑来报，董小宛已被从塔中救出。霍家的恶奴，除将霍和放走，让他报信与霍华以外，其余三人和觉尘和尚都已一齐捕来。钱大人和夫人已到了虎丘。杨昆得报，故此乘骑前来迎接。一行人马刹时已回到苏州城里。杨昆吩咐丁忠将这些人犯，且押送辕门关押候审，便与钱牧斋一同骑着马带着侍从，两乘小轿抬着柳如是、董小宛迳往杨昆府中。钱牧斋向杨昆道：“将军连日为小宛之事，操劳辛苦，已经感激非浅，此时就不必再到府中惊扰了，又要有累尊夫人，在下甚是不安。”杨昆笑道：“某虽为一介武夫，然颇礼重贤士。冒公子之才名久已钦慕，况又有尚书嘱咐、且在某汛地之内，礼应效劳。董小宛以一个秦淮旧院中人，竟能操守如此之坚，不为利诱，不受威迫，其为人实在可敬。前日告之拙荆，拙荆甚思一见，难得尊夫人又同行在此，便道一过舍下，有何惊扰之处。”钱牧斋道：“只是小宛蓬首垢面，与尊夫人相见时，似觉不恭耳，杨昆即道：“小宛校书在塔中这些时日，怎得洁净，正宜到舍下沐浴更衣为是。”钱牧斋不便却其盛意，便同往杨府而去。

柳如是和董小宛在轿子里头，只以为回到专诸巷刘大行家。这时杨昆先已派人赶到府中，报与许氏夫人得知，命其在内堂准备迎接柳如是和董小宛，并命令其仆妇们，准备好香汤，让董小宛沐浴更衣。这时到了杨府门前，钱牧斋与杨昆下了马，马由亲随来牵了过去。杨昆命轿子抬进内堂，自己陪着钱牧斋，踱进大厅。亲随奉上面水净面漱口。两人洗漱后，在厅上饮茶闲叙。柳如是和董小宛，轿子到了内堂停

下，即有丫环上来，掀起轿帘，恭请柳夫人、董姑娘下轿，口称杨将军夫人在此相迎。

柳如是和董小宛，蓦地一惊。柳如是想，老头子做事太荒唐了，事前怎不和我商议。我来到此处并无所谓。可是小宛妹妹她这时蓬首垢面，怎好意思见人呢？现已到了这里，真叫我进退两难了。董小宛这时心里也在埋怨钱大人，做事毫无考虑。他哪里体会到我现在这个形象，怎么好意思走向人前去呢？她们两个人心里都在想着那不便之处。可是那许氏夫人，早已笑吟吟的走上前来迎接着，道：“董小宛姑娘受惊了，柳夫人请一同内堂请坐。”柳如是和董小宛这时只好硬着头下了轿，随时即有丫鬟分别上来搀扶着。柳如是只好与董小宛上前和许夫人见礼。董小宛便盈盈下拜，被许夫人一把拉住，请进内堂坐下。董小宛羞惭得满面通红，低头娇羞。柳如是道：“承杨将军鼎力，使小宛妹妹得脱此厄，愚夫妇甚感。”许夫人即道：“柳夫人且请洗漱。”随命丫鬟先请小宛姑娘进内室沐浴更衣。董小宛到了此时，也就不便推辞，即由丫鬟搀了进去沐浴更衣。柳如是也有丫鬟服侍她净面漱口。许夫人见柳如是雍容娴雅，艳丽大方，心里羡慕，便陪着在内堂闲叙，彼此各道了一番钦慕。过了多时，董小宛香汤沐浴以后，里外换了一身衣衫，许夫人并备了钗环首饰。董小宛并未簪戴，只把乌云挽了个盘髻，用素绢帕着，由丫鬟搀到堂中。董小宛复向许夫人拜谢了相救之恩并相待之情。许夫人哪里肯她下拜，彼此见了个平礼，便请坐下。丫鬟奉上了茶，许夫人将董小宛一看，暗中称羡道：“果然名不虚传，是个天生丽质，而且举止娴静大方，哪里象是个平康中人，难怪恶霸们要涎垂三尺了。”便慰劝着董小宛道：“小宛姑娘经此一番灾难之厄，总

算吉人天相，有惊无患。小宛姑娘的矢志不二，愚夫妇实在钦敬。柳夫人这番千里奔驰，热肠厚意，尤属令人起敬。”柳如是和董小宛见许夫人仪容端庄，谈吐不俗，甚是敬重，也都谦逊了一番。柳如是将董小宛一观，觉得小宛沐浴梳妆以后，虽然受了这些时痛苦，依然还容光焕发，只不过面庞消瘦了许多而已，不由心中甚是惊喜，便要起身告辞。许夫人笑道：“这时夜将半了，已吩咐家下略备菲酌，为小宛姑娘压惊。”柳如是便不推辞。三个人分宾主而坐，董小宛坚执不肯。许夫人笑道：“岂有居停主人，不居主位之理吗？”柳如是见许夫人执意，便朝小宛道：“宛妹，恭敬不如从命吧。”董小宛谢了坐，才入席小饮。席间肴饌虽非山珍海错，却也水陆兼备。席间许夫人和柳如是、董小宛谈得甚是相契。待得酒罢，已是四鼓以后。前厅杨将军已和钱牧斋商议好，明日审理霍华的事，预备交与苏州知府去办。钱牧斋道：“闻得霍华敢在这苏州城里横行霸道、肆无忌惮者，乃是依仗着田弘遇是他的表娘舅，恐怕苏州知府朱龙标虽然不张明较著的袒护霍华，要总有投鼠忌器之虑的。况且就是劫藏董小宛，并未致死人命，量刑就有出入了。”杨昆道：“尚书在此，一同会审，还怕怎的。”钱牧斋道：“不然，我乃礼部主官，且在客边，若参与审讯，多有未便。在我看来还是要借重将军虎威才行。最好能将霍华所有不法情事，通同收集起来，方好将他从严惩处。”杨昆道：“既然如此，明天就不必审讯，待我去叫朱龙标，出示招告。”钱牧斋道：“将军此言甚是，若有人出头控告霍华，如果罪证确凿，就是到那时判刑略重，也就有案由可作依据了。”

许夫人在席罢以后，见时间不早，便命丫鬟到前厅看

看，杨将军陪着钱大人，酒用完否。杨昆见丫鬟前来，便问道：“夫人有什么话吗？”丫鬟启禀道：“夫人等在后堂等待，叫婢子来看将军这里酒席散没有散？”钱牧斋忙道：“是时候了，我们明天再见吧。”当下杨昆叫亲随代钱大人备了轿子，另派八名亲军护送钱大人等回去。许夫人在内堂，将柳夫人和董小宛送上了轿，坚约她两人过一天，再来稍叙。柳如是和董小宛，深深谢了许夫人，告辞上轿回去。杨将军和夫人，一直送到厅外甬道，被钱牧斋一再挡住，才各自回去。钱牧斋等回到刘大行家，已是东方欲晓了。等到休息起身，已是午饭时分。刘大行见过钱牧斋，钱牧斋笑问道：“昨天晚上的事，外间有什么传说？朱知府怎么说的？”刘大行笑道：“朱知府甚是诧异，就连学生也感到惊奇。朱知府还调侃学生，他说：‘刘贤棣，你的嘴好紧呀。’这真叫学生难以回答，因为恩师并未让学生知道此事，而朱知府又认为学生故意守秘，似有不谅之处。后来学生对他说：‘治生实在没有听到恩师讲到此事，府尊不信待见到钱大人时，可以询问，倘治生知而不言，那时见罪不辞。’”朱知府笑道：“这是钱大人老谋深算，就难怪贤棣了。可是老百姓们见霍华被捕，无不欢欣。”午前杨将军来会过朱知府，听说正在草拟会衔招告示谕，下午就要上墙。”钱牧斋笑道：“杨将军办事迅速，可敬！可敬！”这时沙家母女，得知董小宛被救，便到刘府看望并拜见了柳夫人，母女俩又悲又喜。果然下午在府衙前的照壁墙上，贴出了一张板门大的会衔示谕：

为了严惩恶霸霍华，晓谕军民人等，如有曾遭受过恶霸霍华的迫害者，可即来府具控霍华，以凭讯究。

谁知这张告示一出，从午后到黄昏来府伸冤告状的人却

络绎不绝，状纸如雪片飞来，堆了尺多高。有的告霸占住宅；有的告强占民田；有的告奸污妇女因而悬梁自尽；有的告强抢闺女强奸未成，闺女撞壁守贞而死。就中以农民赵成之妻王氏，被霍华抢去强行奸污，王氏羞愤悬梁自尽。平民魏如松有女风英，霍华涎其美色，诱骗未遂，便命牛二等人，将魏风英抢去，当场被牛二将魏风英之母踢打，以致伤重毙命。魏如松和赵成，均先后具状向苏州前任知府宗明仁，哭诉冤情。宗明仁受了霍华贿赂，反斥赵成、魏如松捏词诬控，强迫他两人出具甘结，不准越级上控。就是这样，使两家的三条人命，冤沉海底。今见杨将军会同苏州府，会衔招告，便到府哭诉冤情。朱龙标虽然也畏霍华，有田弘遇帮他撑腰。可是一来因杨将军出了头，二来又有钱尚书在此，只好硬着头皮去干。苏州知府朱龙标收到这许多状词，兼有三条人命，立即到辕门参见杨将军，请示定夺。杨昆见竟有了这些冤状，心中勃然大怒，便道：“案情既如此重大，非比劫藏董小宛之事，必须审慎从事。”朱知府唯唯答应。

杨昆出了个主意，叫先将牛二、霍和分别审讯，待牛二、霍和的供词确实以后，再骗取霍华的实供。杨昆晓得朱龙标心存畏惧，便对朱龙标斩钉截铁地道：“关于讯处霍华之事，有杨某一肩负责，决不会让贵府有所干碍。”朱龙标也只有唯唯听命而已，便对杨昆道：“将军所言甚是，可是告示乃将军与卑府连衔所出，卑府不能独断，务望将军一同会审。”杨昆晓得朱龙标胆怯，便慨然道：“杨某只知朝廷有法，事在杨某辖下，杨某岂得袖手不问。”便即偕同朱知府，将牛二、霍和，带到苏州府二堂分别审讯。朱知府请杨将军坐在正中，自己陪坐审问。杨昆在事先已和钱牧斋碰了头，商议了

审案的方法。在审讯时杨昆对牛二道：“尔乃霍华的下人，霍华有命，尔怎好不从？现在罪只霍华一人，尔乃协从之人，若能从实将案情供认，定当从宽判处。尔若隐瞒实情，那时大刑之下定受罪责，那就不要怪本镇和知府了。”

牛二是个粗人，见杨将军和知府对他并不严厉，便战战兢兢地叩头道：“大人在上，小人实在是上命差遣，概不由己。小人只求二位大人，赦了小人这条狗命，小人就从实招了。愿二位大人，公候万代，公侯万代。”杨昆道：“既然你如此老实，定然从宽。霍华造成魏、赵两家的人命和霸占田宅的罪恶，你就招了上来吧。”牛二就把赵家魏家的案情，一一招出，自己是受霍华指使的。人命的事情，都推在霍华身上。莫氏受伤身亡，小人当时只将她踢倒在地，是霍华用力踩了莫氏一脚，以致重伤身死的。王氏和魏风英被抢来的时候，小人是跟着霍华前往的。王氏和魏风英二人是霍华致死的，小人不知。对于霸占住宅、强占民田的事，这些都是景尚天和霍和们商议干的，有些地方小人也去过的。别的小人不知。杨昆问道：“你供的都是实在话吗？还有霸占民房强占民田的事呢？”牛二叩头道：“这些事要问景尚天，都是他出的主意，小人不敢说谎。”杨昆命文案案目将供词叫牛二画了供带下，吩咐将霍和带上来。

霍和这时已吓得面如土色，体似筛糠，朝上跪下，朱知府便照将军方才的方法，问道：“霍和尔系霍家的奴仆，万事不得由尔自主，不法的事，是霍华干的，罪也只是他一人。可是尔要将霍华如何强抢王氏和魏风英，又如何将她二人致死，以及强占民田，霸占住宅等情，详细的从实招来，可免尔之罪。若有隐瞒，必受大刑，还要从严治罪。方才牛二已

有供状在此，看来牛二倒还老实，他直认踢伤莫氏不讳，本府对牛二是要从宽的，看尔如何！”霍和听得牛二已经招了供，还承认踢伤了莫氏，深怕牛二说了他些什么，便道：“大人在上，小人愿招。”便将霍华和牛二去抢王氏和魏风英的经过，一共去了哪些家人，以及牛二将莫氏踢成重伤，没多时莫氏就死了，小人并未打人。王氏被我主人……”杨昆喝道：“胡说！什么主人不主人？”霍和自己忙打嘴巴道：“小人该死，王氏是被霍华奸污后寻死的。同去的家人和我一样，不过在旁边助威而已。小人也知有罪，望大人开恩。”说罢连连磕头，似鸡子吃米一般，磕个不停。杨昆道：“你方才供的话有些不实之处，如你所说你和家里的奴仆，是与霍华、牛二一齐去的，你们并未打人，只是在旁边助助威的，这话可实在不实在？牛二明明说自己踢伤了人的，而你却是袖手旁观的了。而且牛二也说过，你在家人里头算最凶，怎么你说连人都没有打过呢？你说这话老实不老实？”霍和又连连磕头道：“小人该死，小人和一伙家人们是打过人的，可是却不曾将人打死过，不象牛二他把莫氏踢打得重伤才死掉的。”杨昆点头道：“这才象呢，你说魏风英是怎样死去的？”霍和供道：“霍华把魏风英抢得来以后，在内宅里要强奸她，谁知魏风英是个烈性的女人，一头撞到墙上顿时死去。”朱龙标问道：“这话实在吗？”霍和供道：“是实在的，小人不敢说谎。”朱龙标问道：“那霸住民房，强占民田，有哪些地方你去了的么？”霍和不敢说谎了，供道：“霍华做这些事，都要把小人们带了去的。可是出坏主意去害人，总是景尚天出的点子。”朱龙标问道：“这话实在吗？”霍和供道：“小人如果说谎，情愿受罚。”朱府叫案目录好口供，命霍和画了供带下，吩咐带景尚天。

一声吆喝，景尚天浑身抖着跪在下面。杨昆惊堂一拍道：“景尚天你帮霍华出坏点子害人，从实招来，免你一死。”吩咐刑具侍候。左右差役一声堂威，将大刑往地下一掼。景尚天吓得魂飞魄散，连连叩头，口称愿招，求大人开恩，恕小人不死。便将霍华所做的坏事，和盘托出。“有些主意是我出的，其间强占良田和霸占住宅的事居多，王氏和魏风英的事，是霍华先已看中了，和小人商议的。抢劫董小宛是他和觉尘商议好了，藏到塔里去的，小人也知情。小人该死，不该投在霍华那里，望求大人开恩。小人从今以后，不敢再和霍华一起了。”杨昆朝朱龙标望望，叫他画了供带下去。吩咐带霍华。差役立刻带上了霍华。

霍华这时虽然铁索啷当，可是他心里想，虽然抢了董小宛，却是一未强奸，二未致死，我便承认了这件事，纵然有罪也不太大，况且还指望有表娘舅田弘遇的靠山。因此，心里并不十分害怕。上得堂来，听得一声堂威，他倒也有些着慌，左右喝声跪下，霍华这时身不由己了，就连忙跪下。朝上一看，只见杨将军虎目怒睁，喝问道：“大胆霍华，尔仗的何人之势，竟敢强抢民妇民女，致死三条人命，尔且从实招来，免动大刑！”这一来把霍华吓得呆了。他以为要问他抢劫董小宛的事情，谁知偏偏不问董小宛的事，反而审问起旧案来了。他暗暗地大吃一惊，便假作镇静地答道：“这些事霍华一无所知，望将军与大人明察。”霍华哪里晓得，牛二、霍和、景尚天都已招了实供。又哪里晓得，受过他害的那些受害者，以前负屈含冤，不敢告他的人，现在都起了身。更不晓得杨昆是胸有成竹。他见霍华还意图刁狡，便脸色一沉，喝道：“尔平时横行无忌，作恶多端，打伤人，打死人，不算回

事。今天也叫你尝尝这挨打的味道。来呀，与我将霍华拉下去，先打这厮三十大板，看他招是不招！”左右一声吆喝，将霍华拉了下去，不由分说打了三十大板，把霍华打得象杀猪一样乱喊乱哼，打得他皮开肉绽，鲜血殷殷，疼痛难熬。打过以后，两个人架着他往堂上一掼。霍华这时连跪也跪不住了，斜斜地坐在地上，满脸的眼泪鼻涕，低着头哼声不绝。他自从出了娘胎以来，吃这个苦头是第一遭。只见杨昆怒喝道：“霍华你逼死王氏和魏风英之事，招与不招？”霍华晓得这一招，命就难保，只有咬紧牙关，宁可卖掉下头半段，可不能卖掉上头五寸。便哼着答道：“霍华实在没有什么可招。”他这时横着心，情愿熬刑，没有亲口实供，谅你杨昆无奈我何。

霍华话才离口，杨昆把惊堂一拍，喝声：“大刑伺候！”左右差役齐声应：“是！”随时将夹棍掼到堂下。朱知府坐在一旁，心想武人到底是武人，审问案情，怎能这样蛮干呀？可是又不好劝阻，只得从旁插言道：“霍华我看你还是老实些招吧，免得皮肉受苦呀。”这时杨昆对朱龙标道：“贵府休得和他多罗嗦了，左右唤各原告上堂！”眨眼之功，堂下黑压压跪了一大批原告，一个个哭哭啼啼，控诉霍华对他们的种种迫害。杨昆指着这些人问霍华道：“这些人你认得吗？”霍华这时暗暗惊慌起来，可还是咬紧牙关，回不大认得。杨昆微笑道：“可是你认不得他们，他们却都认得你呢。好吧，有几个人，看你认得不认得？”喝叫：“左右，带牛二、景尚天、霍和等上来！”差役答应下去，一会功夫，牛二等散手散脚地上得堂来，跪在一旁。杨昆问道：“霍华，他们你可认得？”霍华这时怎好回呢，答道：“都是我家里的人我认得。”杨昆问牛二回道：“尔等方才所供的话，不假么？实在的么？”牛二等人见这

时身上的刑具都卸掉了，总指望活命，便齐声：“小人等供的都是实话。”杨昆道：“霍华，你不要以为你没供，本帅就不好杀你吗？现在有原告在此，有当时当场的证人在此，有你家中的牛二、霍和、景尚天的供词在此，这些事都是你指使她们去干的。地方不靖我有责任处理。你要是招了我还可以成全你这条狗命。你实在不肯招认，我就根据这些人证供词，斩掉你上报朝廷。我是武将不是文官，不需要写什么细字。牛二等人方才回的话，你是听到的。来呀，叫刀斧手侍候。左右先把霍华夹来再讲。”一刻功夫，军营里的四名刀斧手，手执明晃晃的大刀，雄赳赳气昂昂，来到堂上向杨将军跪见以后，站立两旁侍候。差役们一声吆喝，将霍华掀翻在地，把他的两腿夹了起来，差役们眼望着堂上，听候令下。

这一下子可真把霍华吓得丧魂失魄，心里想着，杨昆方才说招了出来，还可以成全我不死，我不如暂且承认下来，况且牛二等他们想必都供出了实情，我就是不供，他们要做见证的。好在人不是我亲手杀死的，一个是伤后身死，一个是悬梁自尽，一个是撞墙而死的，看来不会抵命。就在这紧急关头，霍华高叫道：“小人愿招！”杨昆听霍华说愿招，便叫撤刑。霍华就把如何见色起意，景尚天如何献计，牛二和一众家丁如何同去抢劫王氏和魏风英，牛二如何将莫氏踢得重伤，以后王氏自己寻死，魏风英自己撞墙，都不是自己害死他们的。他把强奸王氏的话瞒过去了。至于霸占田宅等情，都是以借债要债的方法谋取的。这些方面，景尚天都是一手办的事。把董小宛抢来，叫找觉尘商议，藏到塔里也是景尚天的主意。霍华把话讲完，案目把供词录好，读了一遍让霍华听了，叫他画了押。随后带觉尘上来，他也供认不错画了

押。杨昆随即吩咐退堂，原告回去，各犯还押。朱知府请杨将军到内书房休息，恭恭敬敬地对杨昆拱拱手道：“杨将军，将军文武兼备，卑府佩服之至。”杨昆微笑道：“贵府与有力焉，现在案情已定，贵府就好办了。不过为地方除了一害，也是贵府的功绩呀。”朱知府连称惭愧。杨昆起身作别。朱知府送出府衙，亲随牵过马来，杨昆接鞭上马，向朱知府一拱手，亲随们跟着，策马回府。

适好这时许夫人，命人将柳如是、董小宛请过府来，三个人正在后堂，谈得甚是投契。并把她八岁的儿子式武、十一岁的女儿式娴叫得来，令他们见过礼，称呼柳如是为伯母，称呼董小宛为阿姨。董小宛谦让不敢当。两个孩子都非常聪明俊俏，柳如是搂着式武，董小宛拉着式娴，问长问短。两个孩子赶着叫伯母阿姨，非常亲热地依偎着她们，有问有答。柳如是的道：“许夫人你真好福气呀，这一双儿女，如此的可爱，又都聪明伶俐，式武将来必成大器啊！”许夫人长悠悠地叹了口气道：“嘻，柳夫人，是个累呀。他父亲常和我，说，这一双儿女，来得不是时候呀。”柳如是惊异地问道：“杨将军这话是什么意思呢？”许夫人惻然答道：“外子说日今国势艰危，内忧外患，连年不息。东南半壁表面上虽很安静，可是承平日久，民不知兵，官员们大都醉生梦死，贪污枉法。一旦战祸波及东南，以怠惰之兵，挡方强之寇，必败无疑。他所以平时注重练兵，以备非常。他说身为武将，久叨国恩，马革裹尸乃军人应有之事。倘若一旦祸发，这一双儿女，岂不是个大累吗？这回钱尚书到此，一谈到小宛姑娘的事，外子非常关切者，并不全是为了小宛姑娘，而是想趁此除去地方上的一个大害。他说：‘这类人是大大的隐患，地方上少个

好个，太平时倒能鱼肉乡民，为非作歹。要是一有变乱，他们就趁机窃发，浑水摸鱼了。目前听说李自成在北方，甚是猖獗，满胡又蠢蠢欲动，他甚是为国家担忧。我觉得他的话很有道理，有时候我也试问他，如果真的有了战祸，那么你要打仗，我和儿女怎么样呢？他说如果真到了那个时候，来得及就送我和儿女，回四川原籍。实在来不及，他是顾不了的，只好由我作主。柳夫人你们看，这不是个累么？倘若国家认真到了危急关头，我们女流之辈，不能执戈去卫社稷，又怎么能够再绊住他，叫他不得展其志呢？也只好尽我的心力，看孩子们的造化了。”说时不觉凄然不乐。

柳如是和董小宛听了许夫人这番言语，两个人心中都暗暗敬佩，杨将军耿耿为国的忠心，许夫人深明大义的认识。柳如是也晓得国事不佳，但在这个时候却不能不宽许夫人的心，便道：“杨将军远见，是要防万一。若照目前的国事来说，尚暂时无大妨碍。杨将军的整军经武，也是当前的要图。象杨将军这样，忠心为国的将帅，是屈指可数的。许夫人也不必过虑，杨将军智勇足备，设或有了什么事，他定能指挥若定的。”正说之间，丫环来报，将军回府来了。杨昆听说，柳夫人和董小宛在此，便兴冲冲地进来了。柳如是、董小宛，未及走避，便上前万福，杨将军连忙还揖，笑对她们道：“霍华这厮今番逃不脱了，我已叫人去请钱大人来舍了。”许夫人见丈夫一头高兴，却把方才的忧虑，抛向东洋大海去了。不一时，钱牧斋来了。相见以后，坐定奉茶，杨昆把审问霍华的详情，得意地告诉了钱牧斋，钱牧斋赞道：“将军此举甚善，趁此除害，是件好事。”两个人谈谈说说，甚是欢喜。许夫人叫丫环来说，酒饭都准备好了。钱牧斋也不推辞，两个

人在厅上对酌小饮，谈了一些国事，彼此都很担忧。许夫人与柳如是、董小宛，也在内堂进膳。两个孩子很有礼节的一起陪着。饭后盘桓了一会，钱牧斋和柳如是、董小宛，便辞了杨将军、许夫人回去。

刘大行来向钱牧斋禀告，债家之帐，现已计算实在，约在不足四千两之数。钱牧斋道：“我这里带来了三千两银子，加上你们原先的那些，可以够了。明天就着手兑付，这事就由你去料理吧，让我也静两天。”刘大行走后，钱牧斋忽然问柳如是道：“你暂时哪来这么多银子的呀？”柳如是笑道：“一时来不及，是向个人借得来的，这一位竟慨允了这个数目。”钱牧斋一怔道：“怎么，你没有出门，向谁借的呀？”柳如是笑不可仰的道：“就是阁下。”钱牧斋愕然道：“我什么时候承认你的么？”柳如是笑道：“大人不是向我伸了三个指头的么？”钱牧斋急道：“那是我叫你要准备这么多的，哪是我承认借的呀，而且我也没有这么多的储蓄呀。”柳如是道：“不管你承认也好，不承认也好，钱出急家门，实在是还债要紧，一时权宜之计，你那高足张词部寄放在我那里的四千两当中，我事急无君子就暂借了三千。”钱牧斋“哎呀”一声道：“你这人呀，怎么也不事先说一声。”柳如是笑道：“急忙之际，来不及了，现在不就和你说了吗？”钱牧斋瞪住柳如是，叹了口气，无可奈何地道：“真亏你，想得出来。”

董小宛在旁边，看着柳如是和钱牧斋闹着玩，看出钱牧斋的意思，便道：“钱大人承情之处甚多，这三千两，冒公子定要奉还的。”钱牧斋怕小宛笑他小气，便道：“我和辟疆的友谊，岂只这一点点吗？”柳如是笑道：“对呀，如果冒公子和你没有这一点点交情，我也不敢做这个主的。”钱牧斋也只好就